

锦枫又染叶燃红

陶继明

大约十年前，钱匡潮老弟来电说要学写古诗词，听到他的这个想法，颇感意外，一则为他的决定而感动，另则又有点不解。我与匡潮相识已久，且可算是密友，但之前从未感到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和天赋。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文体中，诗是最难入门，也最需要才华的体裁，尤其是旧体诗。多少爱好者自幼诵读唐诗宋词，终其一生，直至白首亦无甚成就，毛泽东曾说，旧体诗“这种体裁束缚思想，又不易学”，但匡潮却偏偏避轻就重，选择了这个最难的行当，也许是他性格使然。

倏然十年过去了，匡潮从嘉定迁居市内，我们交往渐疏。其间他曾数次在微信上以新作发我，觉得写得不错，很有味道，颇感惊奇，看来，人的潜能是不易发现，又无穷无尽的。然而，他在这十年中究竟下了多少功夫？写了多少诗词？我却全然不知。

今年初春，匡潮从沪上专程赶到

嘉定，递上一大摞诗稿，集名《野渡闲吟》，并说要我写个序。我虽从小就喜爱古典诗词，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天赋，为人懒散又不肯下死功夫，至今也未能入其奥堂。匡潮的热情邀请，我焉能推诿。但要我作序，那只能是门外谈诗，也许是不着边际的空疏之言。

匡潮入选集子中的诗词作品数量之多，让我暗暗吃惊。与传统的编纂体例不同，诗集不以体裁设项，而以内容分类，让人耳目一新，也更便于读者阅读。匡潮的诗大都为言之有物之作，他热爱家乡嘉定，诗集的开头就是“故乡篇”，那首《梦里水乡》中“古镇千年街纵横，小桥流水暮烟生。春风一曲寒梅影，明月三更竹笛声”，以及《沁园春·南翔古镇》“忆小桥流水，东风缱绻；巷街阡陌，桃李芬芳。砖塔流霞，檀园幽静，禅寺香烟时绕梁”，让美丽的江南古镇和浓郁的乡愁跃然纸上。类似的诗作还有《水乡即景》《民主东街旧景》

《槎溪初夏》《过嘉定南水关》《嘉定紫藤园》《忆江南·故乡》《沁园春·故乡情怀》等。

在特殊年代里，匡潮被迫中辍学业，成为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，那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，诗集中专设“知青篇”，在《知青岁月七首》中，他“青萍命运任东西，弱冠穷村牛舍栖”“年少学耕泥土滚，挥镰洒汗背朝天”的诗句，真实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状况，可知他曾住过牛棚，农活又苦又累。“青春报国志难酬，纵有牢骚理当休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傲雪暗香留”（《插队感怀》），知青生活固然艰苦，但也锤炼了他坚毅的性格和勇于克服困难的作风。“知青篇”相对全书数量较多、分量较重，该篇中的其他作品也写得出色，如《卖瓜》《耥稻》《牙祭》《冬日罱泥》等，生活气息浓，显得生动活泼，读之有味。

廉洁从政、公正执法是匡潮后半

生的职业，也是他为疁城廉风作出贡献的记录。在“检察篇”中，在《反腐倡廉》一诗中，“史上春秋说兴亡，成由谨慎毁于狂。何容腐败求奢靡，唯有清廉始寿昌”。作为一名检察官，为保卫人民政权和财产，他英勇无畏地战斗在反腐倡廉的第一线，也留下了《受理举报》《夜审贪官》等诸多诗作。

匡潮的性格中有浓烈的英雄情结，在作品中自然反映出来。在“正气篇”中，有歌颂方志敏、杨靖宇等革命志士的作品。《蝶恋花·方志敏》上半阙“暴动弋横卷泥腿，火炬擎天，斗霸分田地。漫卷红旗残照里，乡村权利归农会”，描写方志敏领导弋阳、横峰地区农民武装暴动威武雄壮的火红场景；下半阙以“革命志坚何惧死，迈步刑场，信仰终不悔。血洒轩辕匡正义，赣江浪卷苍生泪”等，歌颂方志敏坚定的信仰和宁死不屈的精神。匡潮还写了黄继光、董存瑞等战斗英雄。《人民解

放军解放上海》一诗，以“风鼓千帆蓄势张，雄师三野破金汤。过关斩将平南北，驻马安民抚四方”等句，再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渡长江，战上海，横扫千军如席卷，写得大气磅礴、酣畅淋漓。清代诗人袁枚曰：“诗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”读匡潮的诗，就能感受到他那颗滚烫的诗心。

鲁迅向来主张知人论世，读其诗，当了解其人，在文末简单介绍一下诗人钱君匡潮。匡潮笔名舟自横，生于南翔古镇，少读嘉二中，后辍学赴方泰插队务农，“文革”后调百货公司任营业员，之后又考入政法系统。他爱岗敬业，工作出色，曾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，终以高级检察官退休。平生爱好习武修文，先学太极拳，后吟古诗词，学诗十年，磨剑十年，砥砺前行，终成正果。“锦枫又染叶燃红”，在收到匡潮《野渡闲吟》后，我由衷地祝贺他岁月不老，佳作迭出。

夜开花

钟正和

早年的农家多住平房，房前屋后有着大片空地，会开垦成菜园。我家也是如此，菜园种着小白菜、辣椒、茄子等蔬菜，其中还包括夜开花。

夜开花又叫瓠瓜，也称甘瓠、蒲瓜、青瓜、瓠子等。这种葫芦科植物，原产于印度和非洲，早在七千年前在我国就有栽培。“瓠子，味淡，可煮食，不可生吃，夏日为日常食用。”《群芳谱》里，明人王象晋用寥寥几句道出了夜开花的特性。也正因其不能生吃的缘故，农家一般不会多种，只利用临河的地方种个三两窝。

夜开花易成活，长得也快，且不易遭虫害。看着那些秧苗在微风中由一片叶子长到四五片、身长盈尺时，外公会弄来毛竹，剖开后搭成纵横交错如蜘蛛网的架子。夜开花柔软筋道的藤蔓便有了表现的机会，它们斯文优雅、目标明确地向着头顶上那片地盘攀摸攀延。随之，叶子也顺着涌上来，将高高的架子覆盖、染绿，架子也慢慢进化成了棚子。经风吹个数日，不知何时，蔓延的青葱密叶间探出了一朵朵素花，酷似折叠的白手绢，尤显薄俏水莹，还弥散着一股素雅幽香。只是，在庄户人眼里，作物的花并不当花看。清秀的豌豆花如此，紫艳的扁豆花如此，其他诸

如蚕豆、萝卜、油菜、紫云英等，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待遇。加之夜开花特有的于沉沉暮色盛开、熹微晨光凋谢的特性，更使得鲜有人会注意到它们。

在农人看来，花乃前缀，真正目的是果实。当花之使命告终，萎蔫的花蒂处，便渐次蹿出了一截截娇小的瓜苗，青乎乎、毛茸茸，可爱极了。过一阵子，瓜苗忽地长大了，一根根尺多长、手臂粗、青葱碧绿地垂悬在枝叶间，犹似风铃管般于微风中悠悠荡荡，映着落日余晖，引人遐想。

元代王祯在《农书》中说：“瓠之为物也，累然而生，食之无穷，烹饪咸宜，最为佳蔬。”作为应景时蔬，夜开花的吃法很多。然正如袁枚在《随园笔记》中所说：“有味使之出，无味使之入。”清淡的它们最好与味浓的食材相配，加之含水分大，烹炒过程中会泌出大量汁液，沾以些许油星荤味，尤其清甜宜人，譬如一款将夜开花去皮切段，酿以肉馅烹成的夜开花嵌肉，虽是道普通的家常菜，却能让人大快朵颐。一口嚼去，汁液四溢间，既有肉的鲜味，也有夜开花的清香，虽肥却不油腻、虽素却不寡淡。剩下的汤汁，用来淘饭，孩子们吃得停不下来。

农村有线广播

姚鸣

今年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成立75周年。由此，我想起了农村的有线广播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毛主席发出了“努力办好广播，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”的号召，推动了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，嘉定县、公社相继建立广播站。通过几年的努力，生产队的田头也装上了高音喇叭，有线广播成了当年农村受众最多的信息传播工具。

由县、公社组成的两级广播站，按春夏秋冬并兼顾农忙时段开设广播，农闲全天有三次播音，农忙时下午增播一次，采用以转播中央和上海电台的节目为主、自办节目为辅的形式。其中，农忙时编播反映抢收、抢种和抢管劳动情景的“录音通讯”，是农民们百听不厌的节目。在各个农忙季节的下午，还会增播一次以播放音乐、戏剧和广播剧为主的自办节目。

在县、公社全天几次的广播中，《天气预报》是个固定栏目，开播和结束时都会播，且每次播放两遍。我想，这是因为天气与农时农耕收割播种管

理关系紧密，是安排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线广播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，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国家大事、新闻，学习农耕农作技术，还能“预告”时间，比如：农闲时的清晨开播是起床的闹钟，而农忙时的开播则是出早工的铃声；中午，当广播传来“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”时，意味着可以歇工吃午饭了；晚上，听完最后一遍天气预报后不久，就能收到晚上歇工的通知。

有线广播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，几乎全村有高音喇叭、户户通广播，大队部也配置了广播扩音设备，开个社员大会、发个通知等都用广播。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高考恢复，临近高考报名截止日期时，公社教委组还特地通过广播向大家作了提醒。

如今，虽然有线广播、田头的高音喇叭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是各式新媒体的出现，也在不断便捷和丰富我们的生活。

盛子履赋檀园

顾建清

昔日檀园，在嘉定县南翔镇金黄桥南，举人李流芳辟，园内有泡庵、萝壑、剑蜿斋、慎娱室、次醉阁、蓼亭、春雨廊、山雨楼、宝尊堂、芙蓉汎。

李流芳写有《小葺檀园初成伯氏以诗落之次韵言怀》，文云：“短筑墙垣仅及肩，多穿润壑注流泉。放将苍翠来窗里，收拾清冷到枕边。世欲何求休汗漫，我真可贵且周旋。一龛尚拟追莲社，不用居山俗已捐。”道出了此园苍翠清冷世俗尽捐之景情。同道旧雨于此吟诗作画，不亦兴哉雅哉。乡人闵裴写有《饮檀园》：“临溪浅步雨香携，夏绿深深听晚鹂。高士入门庭惟尚简，野人来去自无稽。幽情共惜园中夜，后约还留石上题。残醉更怜分手处，柳风吹月一船低。”体味一场简约不稽、残醉柳月之宴会。

高人烟霞、雅士林泉，自是隽彦后学相从相投。清邑人张大受、张揆方、林大中、庄东旸诸辈皆流连此园，并题诗记之。林大中《过李长蘅檀园》云：“吾寥四君子，先生居其一。偶来檀园游，遗石犹翠嶂。忆当晚明时，宦途亦

多术。高士心鄙之，坚卧独不出。栽松复种菊，位置殊秩秩。友朋比性命，事业在著述。诗笔能清真，画品亦超轶。不拜千古事，名言殊简质。孝廉忧国家，呕血遂以卒。卓哉千古人，孟阳岂其匹。平日觞咏地，寥落谁复悉。眷兹山雨楼，意极共和瑟。”庄东旸《过檀园》云：“扶屐过荒园，园空积烟雾。时有朔风吹，叶落不知数。欲去转消魂，濛濛夜将雨。”此时，林园已衰落荒芜，然流风遗韵，依然如石岸。

更有甚者，赋以记事，寄兴托怀。如盛大士者书《檀园赋》，以怀嘉定槎溪之胜迹。

盛大士（1771—1836），字子履，号逸云、兰簃外史、兰畦道人，镇洋（今江苏太仓）人。清嘉庆五年（1800）举人，山阳教谕。学问淹雅，诗画淳美。著有《蕴素阁诗集》《蕴素阁文集》《溪山卧游录》《泉史》《靖逆记》，辑《粤东七子诗》。

盛大士才情并茂，诗画循“娄东画派”，尝追“画中九友”之风流，对“嘉定四先生”情有独钟。矧稔于练川人文风

物，以至书画。其《溪山卧游录》曰：“练川之画，檀园居士、松圆老人，各以潇洒空逸擅绝后代。百余年来名流继起，其为余所交者严香府外，有陈进士诗庭、字令华……又有张明经彦曾，字农闻；程孝廉方济，字玉樵；邱茂才叔伦，字易斋。”以故每谈及槎溪檀园，必发乎心，动乎情，终以赋于楮。

《檀园赋》先设客问：“白云谁侣？青山谁买？鹤石仙槎寂寥乎？”而后以三隐宅、六浮阁、绀寒室、垫巾楼及其主人胜流逸客以况檀园，明星与皓月相辉，蕙兰及篁竹互映，佳楼室有佳人物，地灵人杰。此等园林，可以居生以乐。而后，围绕廊庑、池水展开此园，以春夏秋冬为序，次第描述，天景地物，各现性情。终以杜牧之诗情、黄公望之画意，比拟嘉定景物，美不胜收。

经历明清易代之嘉定，鱼鸟在，田园芳；风景同，城郭故。而檀园以人名园，又以园名地，依然相传相闻。结句呼应起首，既点明檀园风韵长流之源流，又藉赋者尊崇先贤、追随风节之情怀。



青山绿水 李海波/摄